

悦 时 光

追求幸福

刘明远



· 长歌行 ·

九孔桥纪岁

董硕

—

风从九孔桥上走过
白马河的波纹数着岁寒
芦苇斜曳的刹那
一缕炊烟认出我的童年

奶奶的枕头边
藏着我偷烟的手指
收音机里的老戏
唧唧呀呀爬上斑驳的墙垣
她眯眼笑着
让一个秘密
在蒲扇摇荡的蝉声里
化成了糖块的甜

老椿树下，呼唤还在生长
红泥炉火，烤着红薯的香
鞭炮的红屑落在肩头
压岁钱映着她踮起的脚尖
看我们跑到结冰的河滩

针脚密密地走着
在鞋底绣出生命的暖
灶火映红父辈的脸
香辣鲤鱼，地锅羊肉
豆芽与骨头的咕嘟声
煮沸了小院的夜晚

奶奶哼着戏文
把平安——
一针一针缝进时间

二

又是腊月，行囊追赶归程
村口那声呼唤比风更快抵达

菜刀与案板唱着过年的谣曲
劈柴的斧声里烟火正浓
而困在掌心揉出日子的丰盛
孩子们奔向白马河滩
青瓦片划出水的年轻
木船晃过芦苇
惊起童年的倒影

烤红薯烫着手心
黑灰沾着嘴角的笑
捂住的鞭炮在耳畔炸成红屑
掌心儿鞭也正捏出坦克的形状
突然静止的瞬间
冰凌在芦苇梢头
折射出七个太阳

那时的天很蓝
日子慢成炊烟
奶奶的收音机
还在唧唧地唱个没完

三

青丝成雪，我们长成父母的年纪
怀抱娃娃，教他童谣
讲九孔桥的故事

可堂屋的板凳
少了一个人的暖意
再没有那支烟
等着我偷偷伸手
床头收音机的开关
再无人轻轻拧动
年夜饭的香依旧是从前的味道
父辈的背影却渐渐弯向地面

孩子们在岸边跑
像当年的我们
摸一摸老椿树
仿佛触到她的指尖

九孔桥的风
还吹着从前的故事
奶奶的模样
印在记忆最深处
收音机里的老戏
还在岁月里盘旋

无论走多远
无论岁月怎么变
思乡的弦，轻轻一弹
就湿了双眼
老宅的树影把思念拉得——
岁岁年年

什么是幸福？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也会有不同的答案。没有统一的尺度，没有一致的标准，每一个人的幸福各具特色，五花八门。但是，它有最基本的东西，那就是物质财富。虽然幸福是人的一种心理感觉，而这种心理感觉是以物质财富为基础的。物质丰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幸福是物质与精神的共同作用，没有谁饿着肚子说自己是幸福的。每个人终生都在寻找幸福，追求幸福。

我们这一代人经受了苦难，也享受了幸福。新中国是在一个千疮百孔、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建立起来的，物资极度匮乏，人们缺吃少穿。三年困难时期挨过饿，吃过树叶和野菜，那时候心想，哪天能吃上顿饱饭就心满意足了。最困难的时期熬过来了，心想，哪天能吃上顿肉那可是真正的幸福啊！过年过节能吃上顿肉了，心想，哪天能吃上商品粮、转为非农业户口那就更好了。转为非农业户口，又想着当上领导干部，实现人生的价值，更多地为社会做些事情，那就大喜过望了。翻身了，解放了，这已经实现了根本的幸福。解决温饱了，实现小康了，幸福又上了一个台阶。可是，幸福永远没有止境，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人们在不同时代、不同境遇、不同社会的共同追求，是人性的本真表现。

幸福生活，体现着人类理性的崇高精神。它始终表现的是“一种针对过去的不满，一种身处现在的应对，一种转向未来的期待”。幸福是人对世界的追问和人对自我的反思。人必须具备两种功夫，一种是努力学习，一种是深切反省，这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学习是为了扩充知识，增长才干，反省是为了清除错误，轻装前进。在创造物质世界的同时，它始终是一条向着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实践道路，伴随着自我反省和理性思辨。马克思将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作为终极目标：“幸福就是人们在创造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实践活动中，由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得到的内心的精神上的满足。”



观 沧 海

源生根脉与社会伦理的深层对话

——电影《感恩号·大篷车》观后

邢兆远

一辆大篷车在荧屏上行驶，承载着“新时代孝的长征”，跋涉于万水千山之间，携裹着情感的潮峰，铺叙着人性的本真。一步连着一部，唤醒了源生的基因；一程接着一程，驶入了时代的风景。近日，由北京齐鲁文化促进会等单位联合出品的国内首部孝道文化电影《感恩号·大篷车》，一举斩获澳门国际电影节“金莲花组委会特别奖”，并入选“中宣部百部优秀剧本”。谈到创作的初心，导演马岱山充满深情地说：“孝乃善性的根源，为源生之脉。从此出发，从点点滴滴做起，去铺叙漫漫人生路。”

电影《感恩号·大篷车》是根据“感动中国孝子”王凯、王锐兄弟俩的真实故事而创作的。曾参加抗美援朝的父亲临终嘱咐，让儿子圆其母亲“到北京看天安门”的心愿。年过六旬的王氏兄弟拉着自制的710斤重人力车，徒步推着母亲前行，历时517天，行程达3.7万里，走过了600多个城市，磨破37双鞋，陪伴母亲畅游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因而“感动了”中国，牵动着亿万人的心扉。

光与影牵动着绵延的血脉，“羊羔跪乳”“乌鸦反哺”般的本真与纯净，让人们触到人类生生不息的根源，领略到孝道直抵人心的力量。沉浸在

幸福生活，体现在追求更高目标的过程中。人穷并不可怕，人穷志不短，穷则思变，追求富裕。富了以后还想再富，实现了旧的目标还想追求新的目标，这不是贪得无厌，而是认为创造财富的过程也是追求幸福的过程，把创造财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幸福不是一定是在最后成功之时，更多的是蕴含在追求幸福之中，是努力奋斗过程的本身。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是生活的乐趣所在，幸福是人们在劳动中肯定自己的过程，在作为人的需要的劳动中涌现幸福的源泉。真正的幸福是一种心灵的共鸣，是一种奋斗后发自内心的情感。一个人生活在世上，不可不满足，不可太满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满足让我们不会失去对生活的希望，总是饱含激情和动力而生活。满足又让我们不会太计较得失，去攀比那些过分的奢侈。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认真地寻找着满足与不满之间的平衡点。

幸福的内涵体现着奉献。奉献是一种把别人幸福当作自己幸福的行为。付出不等于失去，而是能让更多的去感受温暖，包括自己。付出带来的快乐会让人得到更高层次的幸福。当一个人认识到快乐应当是有限的，心才会平静下来，才会用正确的眼光看待未知的道路，才会用科学的态度面对付出与收获。最幸福的时刻通常出现在一个人为了某项艰巨的任务而辛勤付出，把体能和智力都发挥到极致的时候。或者说，你能感到最幸福的体验来自一种能自行决定生命内涵的参与感，这就是我们所想象的最接近所谓幸福的状态。这绝不是“你要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那么简单。

我们感激社会给了自己一个施展能力的舞台，使自己在奉献社会的同时又享受社会的奉献。我们感激平平淡淡的生活给了自己更多思考人生价值的机会，感激在那平凡平凡之中体悟到的乐趣和真谛。那些做慈善事业的人是幸福的。他们用自己赚来的钱甚至于并没有赚多少钱去做慈善事业，有更高的财富目标，并在这个

过程中，为社会、为人类、为他人做出贡献，就一定会感到幸福。奉献带给人的幸福，是一种印证自身价值和定义自身成就的精神满足。他带来的幸福是双重的，不仅奉献者在付出的过程中能获得幸福，被奉献者也能通过奉献者的一次次善举而感到温暖，而且奉献带来的力量是有传递性的，被奉献者也完全有可能发挥自身能动性再带给别人幸福。

一些王公贵族、富家子弟，生来就锦衣玉食而不知生活之艰苦，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优渥日子，他们没有为美好生活而奋斗过，自然也就感受不到幸福的滋味，更不懂得珍惜。人的生活就是创造的过程，也就是改天换地的过程。人类世世代代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艺术创作、理论创新、政治变革等，都是在时间中构成自己存在和发展的空间。人生的幸福，既是在目标的实践中获得快乐的感觉，又是在快乐的感觉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我曾读过这两句话：‘如果你常常笑，你就是幸福的，如果你常常哭，你就不幸福的。’这是很简单的几个字，而且几近于老生常谈，也就因为它简单使我一直无法忘记。……‘愉快’的本身便是直接的收获——它不是银行里的支票，却是换取幸福的现金。”以愉悦的心情栽种上树苗，在期盼中等到鲜花盛开，果实累累，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

法国文学家、哲学家阿尔贝·加缪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说：“西西弗斯是个荒谬的英雄。”西西弗斯是古希腊神话里的一个国王，他因为触怒了天神而受到了诸神的惩罚。诸神让他把一块巨大的岩石推向山顶，每当他到达山顶，石头就会因为自身的重量滚下山去。然后西西弗斯不断重复同样的动作，把巨石推向山顶，然后岩石再次滚落，就这么一直来回往复，没有尽头。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既无效又无望的劳动是对西西弗斯最可怕的惩罚了。“我看到这个人以沉重而均匀的脚步走向那无尽的苦难。这个时刻就像一次呼吸那样短促，他的到来与西西

弗斯的不幸一样是确定无疑的，这个时刻就是意识的时刻。”他意识到了世界的荒谬，但又勇敢地走向荒谬。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沉重的磨难，通过行动反抗荒谬。“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砂砾唯有对西西弗斯才是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是足以使一个人的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这就是加缪对人的生存境地的思考，揭示出世界的荒谬，但并没有陷入悲观主义，而是倡导反抗荒谬。从加缪的文字中，我们感受到了人道主义的光辉。

人们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还要追求精神享受。聚精会神地读一读经典文学作品，专心致志地听一听美妙悦耳的音乐，心无旁骛地欣赏中国的或世界的名画，邀约三五知己在一起喝茶闲聊，找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一块外出旅游，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写写毛笔字，领略中国书法的无穷奥妙，下几盘象棋，感悟古人智慧的博大精深。《物种起源》的作者达尔文在自传中说：“假如我能重新度过此生，我一定不要忘记，至少每星期读一些美的诗句，欣赏一些美的音乐，使我单调的头脑，平凡的心灵，获得滋润，恢复自然之美。如果丧失了它，就等于是幸福的丧失。”物质享受是有限的，精神享受是无限的，追求这种精神享受净化了自己的心灵，就会感到这个世界是如此美好，如此值得人们期待。

富裕是相对的，和比尔·盖茨相比，你永远都是穷人。但是，财富对人的意义不在于带来房子、车和票子，而在于给了人更为广阔的选择。如果把财富作为自由选择的基础，不断选择新目标，你的生活就会永远充满了动力。每一个新目标给你的新动力、新追求，使得你无论多有钱都会感到十分幸福。让我们去勇敢地追求幸福吧，让我们在自由的生命活动中去创造幸福生活吧！

叽喳喳的鸟儿一定会把你从睡梦中叫醒，一缕水洗股的朝阳一定会从窗口倾泻进来……面对此情此景，你能不感到是一种久违了的幸福？

五月的青山不仅无比的沉静，更是充满朝气的。这朝气最令人产生幻想。是呀，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无论你看到什么地方，起伏的山峦都是一幅画，是一幅任意挥洒的大写意。满目的青翠是浓墨重彩，而那号角峥嵘峭壁间的空隙或者说山峦之上的云天则是淡墨或空白了。搜尽奇峰打草稿。大自然的造化不知激发了多少人的灵性，不知为多少人提供了创作的源泉，可画来描去在大自然面前还是甘拜下风，因为自然万物之间的和谐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你会念语言之苍白，生命之无奈。是的，人类是大自然的孩子，大山永远是我们的师长，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何等的渺小，有我之前已有山，无我之后山犹在。

五月的青山是属于诗歌的。当你靠近她、亲吻她的时候，就会从心底产生吟诗放歌的冲动，或许只有用超然的诗歌才能抒发你对山的敬仰吧，才能抒发对山的赞美，才能表达与大山的交融默契：“五月的青山/是绿色织成的梦/在梦里/我听到/经声佛号/暮鼓晨钟//五月的青山/是花儿编成的海/在海里/我看到/云烟渺渺/含羞如黛//五月的青山/是笑靥写成的诗/在诗里/我读到/绿波胜潮/阳光灿烂。”

五月的青山，生命交响的华彩乐章！



出这只狼，看着狼消失在苍茫的群山，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通过这一情节的展开，链接起人性、自然与生命，以“孝善”生发出的悲悯情怀，唤万物亲善，期天人合一。

大篷车的车辙里无疑流淌出伦理、信仰、习俗的乳浆，形成了强大的社会气场。沿途各地群众受此感动，河南村民主动提供食宿，湖北退伍军人帮忙检修篷车，广东商户赠送生活用品、著名演员成龙专程来看望……“孝”唤起了集体心理的共振，走进了千家万户，浸润着社会人文生态，产生强大教化与引领力量，在现实的土壤里生根发芽。目前，“大篷车”已突破了光影的边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纷纷效仿，走上“感恩父母”之旅，“大篷车队”正以不同的方式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在深情呼唤着“化风成俗，久久为功”。

“当我告别村头那个路口，泪眼不敢再回头看一眼妈妈”，由李清堂、李明创作的主题歌《母子情》，声情并茂，细腻的情感抒发让人顿时泪奔，让“大篷车”这一符号释放孝之精髓。在以人物、事件、思想、情感、语言等架构的审美空间里，创作者不是隔岸观火，云里看山，而是以心入的姿态、情透的方式，以生活流的叙事方法营造起美学场域。充分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向纵深开掘主题要义，对“人间第一情”的现实质感与文化内涵进行了深度表达，从而丰满着人类生活美学。

“翻山越岭，血泡满脚”“二弟不顾妻子反对，执意带病沿途侍母”“夜宿荒野以鞭驱狼群”“耄耋母亲细心为儿子挑开脚泡”“兄弟互擦汗水”等艺术场景，似一股股柔软的风拂过了心田。一个个丰满的人物形象在眼前矗立，释放出强烈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彰显出“价值高度”与“情感深度”。

触摸人类最扯心的神经，呼唤伦理生态回归清澈。《感恩号·大篷车》，在时空交织、情感发散、伦理演绎中，凝练为意蕴深厚的文化符号，“小叩”而发“大鸣”，深向度地回答着“当今之问”：如何弥补孝道在代际传承中的裂缝，使传统之乳滋润今生来世。面对急剧变革的时代，人们的价值取向多元，功利意识的张扬，自我为中心以及人群的频繁流动，使孝道观念开始淡化，亲情反哺呈现明显的干瘪样态。《感恩号·大篷车》适时而生，将代代赓续的基因化为温馨动人的时代叙事，让平凡百姓的一束“微光”化作了“时代彩虹”，使孝悌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引领着伦理、风俗、道德的重构。

与社会人文需求双向奔赴，让孝道文化活化于当代，活化于生活，温暖人间烟火。《感恩号·大篷车》深植时代语境，找准与当代社会的契合点，从传统的“养亲”“顺亲”上升为“敬亲”“悦亲”，以“情绪价值”弥合代际之间的疏离与裂缝。同时，跨越不同境遇的人群，将无数个个体紧紧勾连，引

发社会共情的吟唱。为跟踪而来求助的女孩千鹤，解开“其父几十年前被送人的心结”“父女对如何孝敬奶奶产生的纠葛”。王氏兄弟的言谈举止，使其一家人破涕相拥，矛盾得以解决。辘辘的车声超越了一家一户的温情叙事，让众多漂浮的灵魂被唤醒，释放出心灵共振的广阔空间，发出了激动人心的回响。

“借景”创“新景”，使其内涵更加丰富，外延破圈拓展。《感恩号·大篷车》让向孝向善的涟漪徐徐扩散，从而生发洗涤心灵、止邪治恶的力量。荧屏上，母子三人在城郊野宿，遇到一个抢劫者，拿刀威胁，若不交钱就杀人，得知他们为“行孝之旅”，这无须阐释的人类共通情感感化了劫者，使之灵魂震颤，善心回归，放下了屠刀，又把自己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留下，消失在夜幕里。这一特定场景的创意极具匠心，逐步从家庭伦理，扩展到社会伦理，在戏剧冲突中拉升了孝善的普世价值。

随着“感恩号·大篷车”的长征，镜头中的蓝天、碧水、山峰、草原、茂林、人居……呈现出“山水相望，万物亲和”的图腾，彰显出“上善至美”的温度与厚度，烘托着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孝生善”“善待万物”，逻辑演进融入生态伦理。当母子三人行驶在荒野之时，发现一只受伤的狼在哀嚎着求救，兄弟二人从偷猎者布下的铁夹子里救